

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我們繼續學習《緇門崇行錄淺述·清素之行第一》。請翻開課本二十六頁第二行：

【人疑僕從】

從這裡看起。

【唐承遠，始學於成都，後住衡山西南巖。人遺之食，則食；不遺，則茹草木而已。有慕而造者，值於崖谷，羸形垢面，躬負薪樵，以為僕從而忽之，不知其為遠也。代宗聞其名，賜所居號「般舟道場」，世稱蓮社三祖云。】

這個公案也是在唐朝，承遠法師他是住在衡山的彌陀寺。起先學道『於成都』，就是剛開始學道在成都，後來住在『衡山西南』的山巖中。這個『巖』就是山洞，古代很多修行人，包括近代的廣欽老和尚都住山巖。『人遺之食，則食。』就是如果有人布施東西給他吃，他就吃；沒有人布施食物，他就吃當地的草木，就是我們現在講野菜，去摘這些野菜、野果，這些可以吃的。有人仰慕他的德行而來，來拜謁他、來拜見他，來參訪，聽說有這麼個高僧住在這個山上。他的德風遠播，雖然住在山上，大家仰慕他的德風、道風，要來親近他，向他請教。來拜訪的人，跟他在懸崖山谷碰面，就是在山上（山巖）這個地方互相碰面。

這個承遠大師，他身形消瘦，蓬頭垢面，就是看起來很髒，身體也很瘦，自己背木柴，在山上砍柴，山上就是地取材，當地去撿一些木柴來燒火，煮一些東西吃。來拜訪的人以為這個人是侍者，

因為侍者要做這些工作，大和尚他肯定不會去做這個工作。因此大家跟他碰面也不在意，以為他這個人可能是承遠大師的侍者，才會做這些事情。而且身體消瘦，蓬頭垢面，大家一看也不會在意，而不知道他就是承遠大師本人。所以這叫『人疑僕從』，人家以為他是僕人、隨從，不知道他就是承遠大師本人。所以有很多人去拜訪他，跟他碰了面，以為他是僕從，也就當面錯過了。

這些祖師大德都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，古代住山、住茅蓬不是一般人，都是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他才有資格住山、住茅蓬，所以這個不是一般人。唐代宗，這是唐朝代宗皇帝，『聞其名』，他也聽聞到這位高僧大德他的名聲，所以他真正有德行，有道風、學風，他住在那種深山，以前沒有這些傳播媒體，他自然遠播，連皇帝都知道了。所以自己真正有道，住山，人都會去找他，因為可以學到東西。所以以前有人要去參禪、問道，都是打聽哪個地方有住山的、住茅蓬的，肯定是高人，不是一般人。所以一般人還不能住茅蓬，要住大眾寺院，依眾靠眾。『代宗聞其名，賜所居號般舟道場。』就是皇帝受到感動，頒賜一個號叫「般舟道場」，他的山巖（山洞）叫般舟道場。它什麼也沒有，它是般舟道場。可見得道場，它不是說你蓋得很莊嚴、很富麗堂皇才是道場。你蓋得很莊嚴、富麗堂皇，裡面沒有修道人，沒有人真正在修道，沒有修道，當然不會有得道的人，蓋得再富麗堂皇也不是道場。它只有場，沒有道，只有這個場所，裡面沒有道，這個我們要知道。

『世稱蓮社三祖云』，這個「世」就是這些世間人，社會大眾都稱他為「蓮社三祖」，蓮社三祖就是淨宗三祖。下面這個「贊曰」，是蓮池大師對這則公案，對承遠法師他的讚歎。

【贊曰：茆茨構而堯堂疑於村舍，衣服惡而禹迹疑於野人，況釋子以鉢衲支身者耶？今時有侈服飾，置臧獲，惟恐人之不知，而

揚揚過閭里者，亦可以少愧！】

蓮池大師讚歎承遠大師，『茆茨構』就是用茅草去構建的一個屋子，我們一般講像茅蓬一樣，這個茅草屋現在很少見，以前還有，現在很少這個茅草屋。『而堯堂疑於村舍』，「堯堂」就是什麼？堯帝他的殿堂就是茅草蓋的，人家去看，他是皇帝，應該他蓋的是很豪華的宮殿，看到那個茅草蓋的，以為那不是皇帝的殿堂，應該是一般村莊的農舍（村舍）。大家以為那個是村舍，哪裡知道那是堯帝辦公的地方，就是茅草蓋的。『衣服惡而禹迹疑於野人』。

「衣服惡」，惡就是說那個衣服不好看，我們現在講衣服很樸素，但是它是禹帝穿的。禹他穿衣服穿得很破舊，人家看到以為他是野人（山野的人），我們現在講鄉村、鄉下的人，住在山野的人家。哪裡知道他是皇帝？這兩句是舉出一個堯帝、一個禹帝，他們吃的、住的、穿的都那麼簡單，讓人家以為他是村民。皇帝就是一個國家裡面最大的，他的生活是過這樣的生活。

『況』，這個「況」是何況，何況『釋子』，「釋子」就是出家人，出家人的本色是什麼？『以鉢衲支身者耶』。吃飯拿一個鉢，去給人家托鉢，就是托一鉢飯。「衲」是百衲衣，縫縫補補的，這是出家本色，出家人的本色就是穿這個、吃這個，吃得簡單、穿得簡單。「支身者耶」，支身就是說來支持身體，這個身體能過得去就好了。衣服能夠蔽體、能夠禦寒，這樣就夠了，飲食能夠支持體力也就可以了，就不要太過分了。『今時有侈服飾』，「侈」就是奢侈，奢侈就是穿那個衣服，這個都是對出家人講，他不是對在家人。出家人穿的衣服很講究，講究布料、講究華麗，這就太奢侈了。『置臧獲』，就是僱養許多奴僕。『惟恐人之不知』，就是怕人家不知道，還穿著『而揚揚過閭里者』，就是大街小巷去走。蓮池大師當時就有這種情況，那現在的就更多、更離譜了。

『亦可以少愧』，「亦可以少愧」就是看到這個公案，我們出家人也可以多少提起慚愧心，看看古大德，他都是明心見性的祖師大德，你看蓮社三祖，不是一般的人，你看他們的生活，他們吃的、穿的是這樣。我們現在吃的、穿的，不曉得好幾百倍了！所以也要感到慚愧，我們學習了這個公案，也就是盡量降低我們這些不必要的衣服、衣飾，吃的、住的，我們要不斷減少，不能太多、太過分。人家送衣服給我，太多了，實在講我用不到幾件，但是怎麼樣？給我增加累贅，一大堆可以去賣了。現在得力於科技發達，有時候想送人，人家都有了；人家有了，我們去送給他，也增加他的麻煩。實在講，有時候有居士問，我都跟他講，我現在可以拿出來擺路邊攤，可以賣了，勸他不要再送來了，送給需要的人，要找需要、比較缺乏的那些出家眾，去供養他，我已經太多了，多到不行。如果有人也不問你，就硬要送過來，就丟在那裡，的確是增加我的累贅，增加麻煩，因為穿不了那麼多。

這幾天在山上，大家有看到我穿綁腿那一件，夏天的，我昨天穿的那個綁腿的，那是在圖書館做的，三十五年了，現在還在穿，三十五年了，穿得很舒服。所以的確我們出家人不需要這些東西，盡量減少，信徒好意，盡量勸他不要送，送了太多，增加我們的麻煩，你想想還要去處理這些，現在你要送人都很難送出去，不曉得送給誰？因為大家都有了。以前還有地方可以送，以前大陸剛剛開放，那個時候他們還很缺乏。現在大陸經濟也發達了，也都不缺乏，所以這些東西的確是會造成我們出家人一些累贅。出家人最好什麼都沒有，因為本來佛給我們示現就是什麼都沒有，三衣一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。你說他往生還有什麼牽掛？沒牽掛了。學習到這個公案，我們就是要知足常樂。

現在我們道場雖然沒有辦法做到像古大德這樣，我們現代人的

確體質不如古人，環境也不如古人。古人他們喝的水，比我們現在喝奶酪、Cheese還要營養。所以以前我出家的時候，我們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他在講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的時候給我們講的，唐朝那個時候喝的水，比我們現在Cheese營養。唐朝跟佛陀那個時代，佛陀那個時代喝的水又比唐朝營養。古人體力好，體質好，空氣沒有污染，沒有現代化這些東西，所以古人他住山，他身體能夠適應、能夠支持。現在人不行，現在人你去住樹下，住一個晚上，第二天就到加護病房。現代我們做不到古人這樣的標準，我們要知道這一條的精神在哪裡？這一條就是叫我們知足就好，不要太多，夠就好了，多的確是造成我們麻煩。

我們現在蓋的道場（像我們現在這個農舍，也比茅蓬好太多了），道場也不必講求太華麗。我昨天卜了個卦，大埤做男眾道場，女眾就在小築這邊，所以這邊沒有人管理也不行。這樣也比較如法，就是依照佛的規定、戒律，男眾道場跟女眾道場有一定的距離。過去我沒有這個因緣，我們師父他一生不建道場，都住人家的道場，人家的道場也未必歡迎我們去住。你修學理念不一樣，那你看到他們怪怪的，他看我們也怪怪的，這個很難。所以在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那邊，館長在管的，我們師父他也做不了主。你要在那邊就得聽她的。所以沒有辦法做到如法的道場，那邊講經弘法，做結緣的功能是達到了，宣揚佛法、宣揚正法，跟大眾廣結法緣，這個效果是收到了，讓大眾認識佛教，知道怎麼修行。但是具體上修行的一個道場，特別是出家人的修行道場也就沒有。我們老和尚一生他示現給我們看，也是都到處住人家道場。在澳洲圖文巴買了教堂做道場，他也是交給悟字輩的出家眾去管理。年紀也大了，年輕都不管道場，年紀大更不可能去管。現在在台南極樂寺，這也是屬於結緣式的道場，裡面學學講經、學學講傳統文化，辦這些活動。跟佛

戒律上傳統的叢林道場也不相同，這是大家要了解的。

所以我們大家要修行，實在講，我是過來人，大家如果要走我這個路線，我只能告訴大家，你這一生不會成就。我的因緣是這樣，現在到了晚年，今年七十一歲，實在講還能活幾年我都不知道。你看我二哥，聞定師，他六十二歲就走了，在高雄元亨寺走的；我三哥七十二歲，他也走了，在台南淨福寺。去年我們莊字輩的常住眾，莊善師她也六十七歲就走了。所以人到老年，現在能活多久？我自己都不敢講，也不知道。人命無常這是事實，也不是大家給我祝福幾句話，「你光壽無量」，我就永遠不會死了，不是這樣的。那是講恭維的話，大家想是不是這樣？你祝一個人光壽無量，他都不死了嗎？一樣死。人快要死的時候，大家想一想，你說我現在最重要是什麼？我最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什麼？就是念佛求往生，這是最重要的，這是我當前最迫切的，因為人命無常，我能活多久不知道。大家想一想，有需要道場嗎？真的不需要。在年輕的時候，五、六十歲還可以，現在七十一歲了，真的老了，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。

陳永信捐這個地方的確好山好水，這次新冠狀病毒疫情的因緣上山來，才有這個時間跟大家來探討這個問題。平常我也很多事情，我還擔任華藏的理事長、董事長，觀音佛學會、傳統文化教育學會，擔任這些職事，還是有一些事務，還要錄影，給華藏這些工作的人去上網。實在講我能活多久不知道，我現在自己沒什麼時間，這次是因為新冠狀病毒的因緣，才有這個機會，比較長的時間跟大家來溝通這個事情。我是趁一口氣在，幫助你們後代年輕人，因為如果你要走我的路，你不聽佛菩薩、祖師大德的教導，我只能很坦白跟你講，你這一生不會成就。因為我是過來人，我到現在一事無成，我是給你們現身說法，我也很無奈。以前在圖書館，你要親近

老和尚，你在戒學這方面，你這個環境都不允許。你說那個時候老和尚他能規定什麼？都要聽館長的，他規定下來都不算的。你要去住戒律道場，又聽不到老和尚的法。那個時候沒有現在這麼方便，剛開始只有錄音帶，而且圖書館沒有人，在道義上我也要幫忙。那個時候沒有人，所以圖書館從沒有到有，我都是護持的，雖然棉薄之力，也是護持老和尚講經的道場。

現在到晚年，有這麼一個因緣，但是我已經老了。所以我只是想趁我一口氣在，幫助你們年輕人修行。像我現在也小有名氣，信眾也很多，這個就是名聞利養，但是名聞利養不能了生死，這個跟了生死、出三界、往生西方是不相關的。所以我們現在自己要很仔細的去思考，我這一生要去往生西方，還是要世間的名聞利養，五欲六塵的享受？這要自己做選擇。現在有這個因緣，建一個男眾道場，這邊有法會，白天大家可以互相支援。山下可以輪流去領眾個一天、兩天，就要趕快上來，不要待太久。待太久，你就迷了。像我們現在到山上來，相對的比在都市安全，因為這邊很單純，沒什麼人，相對你受感染的機率就比較低；你到都市裡面，受感染的機會就比較大。所以現在政府都呼籲沒事不要出門，為什麼？怕感染這個病毒。

現在大家怕這個病毒，但是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、貪瞋痴慢的病毒大家不怕；生生世世讓我們在六道生死輪迴的病毒大家不知道害怕，害怕那個新冠狀病毒。新冠狀病毒害人就是一生而已，這個身命結束，一次。但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五欲六塵的病毒害我們生生世世在六道輪迴，你不得出離，這個病毒才可怕，才是根本的病毒。世間人不知道，只知道細菌、病毒。

所以同樣一個道理，你現在不要去接觸人群多的地方，那你就不會去受到感染，為什麼？遠離。我們修行也是一樣，你不要去接

觸那些五欲六塵，你就心理不會受污染、不會受感染，不是同樣一個道理嗎？所以為什麼古代道場要建在深山就是這個道理，因為你沒有免疫力，如果你有免疫力，那下去沒有問題，你什麼地方都可以去。像善財童子五十三參，他已經明心見性、大徹大悟，什麼地方都可以去。我們現在沒有免疫力，我們的免疫力是什麼？戒定慧，《三時繫念》第一個讚就是「戒定真香」，戒定是免疫力，你沒有戒定慧就沒有免疫力；你沒有免疫力，一下去就被感染。所以山下不能待太久，就是去要輪流，領個眾要趕快上來。人家有恭敬供養，不要自己放錢、食物，大家統統交給常住，常住是保護你，不是要你的東西。我們道場是替大家服務的，講一句比較現代話，是替大家服務的，帮助大家修戒、修定、修慧，不是愛你的錢，這些職事人員是替大家服務的。

所以你就不要怕沒有人了，自己真正要修道，自然有護法來。如果你一個修道人，怕做事、怕吃苦，一聽到沒有義工你就怕了，你修什麼？你自己真正有修，還怕沒有義工？你自己要做給人家看。你出家人都不做，然後叫那些義工去做，人家看在眼裡，出家人懶惰懈怠，人家去其他道場看看，其他道場出家人都在出坡（做勞務），我們這邊人在那邊喝咖啡、吹冷氣，你在修什麼？實在講在修三惡道。所以我們出家了，這是為了修行，不是為了享福的，修行就要吃苦，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。我現在老了，快死了，跟大家講的都是真話。曾子講，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。我現在還跟你講那些假話、講那些應酬話、講那些好聽話，對大家沒有幫助。我也是真正想要帮助大家修行，大家如果不想修行，你到山上來，白白浪費你的光陰、浪費你的生命，沒有意義。住在山上就享享清福，還是搞六道輪迴，那我們出家是為了這個嗎？出家的目的，自己要搞清楚，自己的定位導航，要定



清楚。

好，今天就跟大家講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